**圆桌派第二季第9集 古风：你喜欢哪位古人？**

[圆桌派 第二季](https://v.youku.com/v_nextstage/id_3127efbfbd11250911ef.html?spm=a2h0c.8166622.PhoneSokuProgram_1.dtitle" \t "https://so.youku.com/search_video/_blank)

文化 · 2017 · 中国 · 24集全

主持人：窦文涛

简介：《圆桌派》是一档下饭的聊天综艺节目，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倾力打造。立足“撩、聊、了、料”四大吸睛秘笈，不设剧本，即兴聊天，平等视角，智慧分享。一期一个引发思考的话题设置，交流价值观点、碰撞思想火花，邀你畅游文化与跨界的奇妙之旅。

这集《圆桌派》，请来了几位历史爱好者：赫连勃勃大王梅毅、深圳望野博物馆馆长阎焰、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，一起来讲讲古风。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梅毅、丁学良、阎焰**

窦文涛：今天咱们烧个高香，为咱们这个古风，这个我首先要给介绍咱们这个嘉宾，赫连勃勃大王梅毅老师，常听您那个聊历史，这个是咱上次见了这个阎焰，这个望野博物馆的馆长。

你们两位都是深圳本地的，还有咱们这个丁春秋，丁学良老师。

丁学良：三分之一深圳的。

窦文涛：所以今天咱们这叫“圆桌南派”，就这个从深圳这儿发家，那从哪儿呢，就是追根溯源。本来我说呢，根据他们两位的这个研究方向，我说咱可以聊个话题，本来现在起名啊，你都得想着人家这个年轻的网友感不感兴趣，后来我说古风谁会点击，人家感兴趣吗？

我发现我们这个团队有90后的，说文涛老师不是，说你说的古风，跟我们说的古风不是一个意思。

丁学良：不是一个风。

窦文涛；现在有了一个年轻时尚圈里的一个词叫古风，比方说他说你像周杰伦，本来是《双截棍》，但是说周杰伦后来呢， 就是《青花瓷》，他把一些个古代的诗词的元素融入进去，就是说年轻人当中的慕古风，它现在有这么一种表现，你比如说我给你们看几个这个图片，有个小孩她现在这个画，画这个画，叫做这个都是不要脸的，无脸的，画他幻想中的，你看，它是这种，其实阎老师我觉得是不是，有点那种日本的某些画的。

阎焰：有浮世绘的味道。

窦文涛：这是现在90后的，他画的这个慕古的画，就他们说的这是古风文化当中的一种。它是这么一个神采，你看，他认为呢只有脸是空白的，才能留给人想象，所以这种古风叫不要脸，开玩笑，你再看下边，你看这个就看不清了。

这是很多现在网络上的流行小说，你看什么乱世兰陵，这里边就有兰陵王，什么《梦回枕边清泪多》，它是就是年轻人，他从咱们的古代的里边，他提取他的一些个元素，进入到他的这种玄幻，有些玄幻小说。

丁学良：你要这个封面，你要不讲的话，我老远的看，我就以为是日本的一些漫画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阎焰：它日本调很重的。

窦文涛：对，你看什么，《栾别凤》，你再往下看，这就是现在有些年轻人，他兴起一派就是汉服，汉服。

丁学良：这是中式婚礼吧？

窦文涛：这是祭月。

丁学良：祭月吗？

窦文涛：你怎么看着像结婚了，就是拜月。

阎焰：拜月啊。

窦文涛：这个你像这些年。

阎焰：但这个是拜人，这个不像是拜月的礼节。

窦文涛：所以这个事情，现在有一定的争议。

丁学良：我出国之前的时候，我们皖南是很保守的。

窦文涛：安徽。

丁学良：皖南是很保守的，你今天讲的那个，刚才讲的那个细节，什么拜月，我们皖南倒没有拜月，但是皖南讲就是怎么讲？皖南就是说看一个人有没有教养，他就看他上桌子以后有没有桌风，你不是讲古风嘛。

梅毅：对对对。

丁学良：桌子，桌风。

梅毅：礼节。

丁学良：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在我们皖南桌子上的头席，如果来了客人的话，是舅舅一定是最大。

窦文涛：舅舅？

丁学良：娘舅，因为他舅，然后我们农村里的说法，这个舅舅这个舅，他在古代不是这个舅，是新旧的旧，那是人家的来源，你说讲古说古，我们小时候就在这个风气下长大的。

窦文涛：舅舅因为跟这个旧字，它代表旧。

丁学良：旧是古来，是你的根源，所以我讲我们小时候听那个讲古讲多了以后，到上学的时候，思想扭不过来。

窦文涛：那妈妈就叫新新，舅舅。

梅毅：它母系社会的可能。

阎焰：母亲大，所以说舅大。

丁学良：你像我们到京都去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很感动，我要讲你看他们那个给你摆餐具的时候，他那个筷子永远是这样横着，我们皖南以前也有规矩的，它为什么筷子不能直着摆呢，筷子对着客人是不尊重，为什么呢，筷子是夹肉夹菜的，把你当肉了。

窦文涛；所以说咱们这个舅舅啊，讲的有它的讲究。

窦文涛：梅老师您也是特爱历史嘛，对吧，我首先跟您请教，您是天津人是吗？

梅毅：天津人。

窦文涛：天津人都能说相声，但是您有个名字叫赫连勃勃大王，这什么来历呢？

梅毅：这个是这个五胡十六国时代，就是西晋灭亡之后，中国就开始乱了，就是五胡十六国时代，大夏国的一个君主，他叫赫连勃勃，也是这个中国的游击战之祖，特能打，但是就是说兴也勃焉亡也忽焉。就他这个大夏国兴盛起来，你想连刘裕建立了南朝宋的那个，把他都给打跑了，他基本上把北中国大半部分都占了。

窦文涛：所以我就为什么说挑起这个话头呢？今天，在古代的时候，你发现没有，古人有一种价值观，就是好古，或者说您是一位古人，这是很高的赞美。

好古之人古道热肠，就像您说的，舅舅就是最大，舅舅最大，对吧？但这个东西到了今天，你们觉得是不是就衰了。

梅毅：没衰，我觉得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，它好多好古，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年轻人这个时髦，但实际上我觉得是一种民族自信的这种重拾。

阎焰：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一个朝代叫新朝，这个是在公元前后交替。

丁学良：王莽。

阎焰：对，就是新莽新莽，王莽有一个东西就特别好古，这个好古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可以讲是空前的，就是中国钱币上有两大高峰期，我们称为黄金时代，第一个就是王莽，王莽他从这个秦始皇做这个，开始统一货币以后呢，圆形方孔钱流通，到了他这个时代呢，他为了摹古，他布币、刀币、裤币全部有了，他全部是摹古的，所以当时叫莽泉十布，就王莽的这批钱的质量非常高，今天看也不得了。

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摹古，就刚才丁老师讲的就是说，他把摹古和新风铸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换一个新天，摹古不是简单的说我喜欢古代，它可能是为了解决当下的很多新问题。

窦文涛：您说这个，有的时候我觉得经济的发达与否，或者说这个朝代的强盛与否，有时候跟我们的喜欢未必完全。

丁学良：未必划等号。

阎焰：不重叠的。

窦文涛：就你比如说像你讲的这个战国，我还今天说，我说咱们可以选一些印象深刻的古人，你刚才一说战国，你知道我就想起什么，它确实它能激动你，就是今天想起来那个刺客列传，很残酷，你想起来是很残酷，但是为什么我有时候跟人家。

丁学良：那是有感人啊。

窦文涛：我有时候跟人讲的时候，我一讲到这个聂政啊我就哽咽，就是按说咱们挺怂的，对吧。咱们生活里我觉得这个小人物很怂，但是我有时候又觉得，你比如说我是河北人，你看他是洛阳。

阎焰：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。

窦文涛：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，对，你还别说，我觉得呢我之所以能哽咽，是因为好像你心里有，你在生活里是个怂人。

阎焰：不过文涛去演荆轲应该可以，很有那个气相。

窦文涛：你还别说这。

阎焰：真的，很有气相。

窦文涛：这荆轲我倒没那么佩服，这荆轲他实际上，我怀疑他更多的是个知识分子，因为你看他平常不大练武，就是这个，这个荆轲。

梅毅：士气太浓。

窦文涛：关键时刻您就说，咱就说专业人士，您是专业人士，您跑到秦始皇那大殿，秦始皇那么一个据描述都有点残疾的那么一主，人家拔出宝剑来把你荆轲给弄死了，您说您算是您要专业刺客，你的情怀很牛，你的道义很牛。

丁学良：是业余刺客。

窦文涛：你业余刺客。

梅毅：情怀大过这个实际。

窦文涛：就是你手头这点活练利索没有。聂政这个人身上真的就体现出一种让我觉得很狠，但是这个狠背后是个义，他的故事非常经典地反映战国时候中国人讲的那种东西。比如说，有一个大夫，跟这个韩相侠累有仇，聂政是有名的刺客，但是平常就是当个屠夫，这个大夫给了聂政母亲很多钱，想让聂政帮他行刺。

咱就说什么叫千金一诺，当时聂政就跟他说，现在我老母亲在堂，我不能干这个玩命的事，这事就暂时歇下了。过了很多年之后，聂政找到这个人说，我母亲去世了，我守丧三年，但是我欠你这个人情，现在我要为你干这个事。

然后呢，主要是什么武侠，有这种英雄，就当时《史记》里边描写，当时韩相侠累坐在殿堂之上，（底下）全是武士，这是我唯一看到的，就是说这种聂政，聂政是一个人杀进去，就是当时司马迁写的就是说聂政直入，几十个人。

丁学良：就不是刺客了，这就不是刺客了，正面就是。

窦文涛：就杀倒一片，这真是武术家，高手。

梅毅：最后还有工夫把自己面目全非。

窦文涛；没错，我要说的，就是说不在于他刺杀了韩相侠累，而在于他杀完之后，当庭他做了一个你匪夷所思的举止，他拿刀把自己的脸划烂了，死了后来曝尸嘛，曝尸就是说，因为他姐姐还在人间，他是为了不要牵连出我的家人、我的朋友，所以就把自己脸划烂，让人无法辨认，可是更有义的是他姐姐，他姐姐听说了之后，就跑到法场之上，抱着弟弟的尸体大哭，就说杀人者是我弟弟，聂政，然后自杀身亡。

我一讲这个我就觉得…，现在说起来这很残忍，但是这就是咱们古时候讲的……

梅毅：中国人的信义，士为知己者死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梅毅：这就是咱们中国人的。

丁学良：我可以告诉你。

窦文涛：现在也感动你。

丁学良：有文字的中国历史上，最能够使我动情的是李太白。

阎焰：也是剑客，功夫也很高。

丁学良：他也是剑客。

窦文涛：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

丁学良：然后他又没有户口，也没有正式工作。

梅毅：这都有。

丁学良：然后到处喝酒，到处写诗，到处挖苦人，是不是。

梅毅：连高力士都敢得罪。

丁学良：然后还跑到我们老家（安徽），找到一个人叫纪叟，李白喝酒没钱，纪叟就给他记账，一到了年关之前，纪叟就把记的账在墙上全抹掉了，也就是说从头开始，（不收过去一年你欠的账了），这种义气还了得。

所以季叟一死了以后，李白写的诗，比李白悼念什么名人、贵客写得都感人。我觉得这是一种情怀。

（补充：哭宣城善酿纪叟 李白

纪叟黄泉里，还应酿老春。夜台无晓日，沽酒与何人？）

梅毅：实际上咱们中国古代社会那种侠义之风，有时候你读历史你真的会感动得落泪。

窦文涛：你说说您，梅毅老师，感动你的是谁？

梅毅：感动我的人太多。

窦文涛：选一个。

丁学良：赫连勃勃，刚才不是讲过了吗？

梅毅：那个玩的，感动我最高的，我跟你这样说，就是文天祥，所以我最佩服的人，三千年间人不两见，名相烈士合为一传，我就佩服人家。

（补充：宋亡国后，文天祥被俘到大都，忽必烈对他提出做官或处死的条件，希望文天祥考虑。）

窦文涛：你说你看到他这个给女儿写的信。

梅毅：写的诗。

窦文涛：写的诗。

梅毅：就是他已经被逮捕起来了，女儿又变成忽必烈东宫太子的奴婢。女儿也劝降他，他不那什么，那阵只要他一答应，马上就能当元朝的丞相。

那阵儿就一念之间，所有就是以他为楷模的人，当时有个叫“劝死”，他一路上的知识分子，好多自己死不了，但是劝他死，“文丞相你赶紧死吧”。为什么呢？就为了给中国人留下这样的一个念想，留一个气节的楷模，所以我当时真是特别感动，您说最佩服的文天祥。

窦文涛：所以你知道，咱们就说这个古人呢，我就发现当然得结合今天的人讲。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包括西方的哲学家，他们也有一个看法。就是说古代的哲学家和今天的哲学家有什么不同？

丁学良：两码事，那太不一样了。

窦文涛：古代的哲学家是道成肉身，就是说他相信，我跟你说我这是这个主义，我可以为我这主义死。但是今天的学者呢？他是我研究这个学问，对吧，咱生活还是小市民，该吃吃、该喝喝，对吧。

梅毅：饭碗。

窦文涛：对，古代那个（哲学家）他是殉道，他就是我要忠君爱国，我拿命给你，我做出来。你包括你像苏格拉底，我坚持真理，那你就是说毒死我，那死就死了，就是说我这哲学，就是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，哲学比我的命重要。所以你不敢不信他，因为他为了他相信的，不要命，你说这个。

阎焰：这个是信仰，不过我们这个说古就说的太悲重了，太古了。

窦文涛：所以到你这个美学家了。

阎焰：我不敢，本来呢。

窦文涛：你喜欢谁？

阎焰：本来梅先生说完这个，我也想说，但我现在你们一说，我也不敢说了。

梅毅：怆然泪下。

阎焰：对啊，一说上，就是这个还真的是，我深圳的一个管宣传的领导，他跟我讲，实际上他讲的时候赶巧，跟梅毅先生这个很像，我在那几天也看过他的材料，离咱们很近。这文涛以前我不知道你去过没有，但是我还是很感动的，就是袁督师，一样的，就是袁崇焕。

丁学良：就是东莞人。

阎焰：对，东莞人，莞城人，就是看袁督师的这个来讲，我觉得他跟文天祥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就是作为他来讲，要当年他不是走到那一步，或者是明王朝没有走到那一步。

窦文涛：他跟文天祥不同，他这个里边还有一个很沉痛的字，就是冤。

阎焰：对，但是你说这个冤呢，是来自于他是特定时期的背景，他可以不这么选。实际上呢，中国历史上我认为最让大家感受最多的就是悲情人物，或者是叫悲情英雄，我说早年蒯（kuai/四声）彻去劝这个人，就是说他去劝韩信，劝韩信的时候就是说，这个齐王（韩信）让他看相，然后就问他这个前程，他当时就说齐王之背贵不可言，就齐王的后背。

窦文涛：韩信。

阎焰：对，齐王，齐王的背贵不可言，但是呢他没在意，实际上这个背呢，我们用汉语来再理解就是反。

窦文涛：反？

阎焰：你要愿意转背的话，你的这个贵是无可企及的。

窦文涛：龙虎之相。

阎焰：对，但是他没有转，那就是最后是那个下场。就包括刚才讲到这个莞城的袁督师，实际上你去看了袁督师的他那个状态，包括替他那个守灵人，他因为这个凌迟以后，他家的这个就是相当于他的就是近奴，一直守了几百年。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央视还播过一个纪录片，他那个坟就在他家的后面，一守守几百年

那就想想他诗太长我记不得，我只记得最后一句，就是惟愿什么回头守辽东，就是我再有给我一世，我还守，还守辽东，我没有怨言，我这一辈子死了再给我人生再来一次，我袁督师我袁崇焕还在辽东，这就是他的意愿，一个广东人跑到山海关以外，守着山海关，为整个中土守着这个门户那么多年。

窦文涛：你看咱们这个四个老爷们儿我发现都挺有意思，我说选个你喜欢的一位古人，都跟气节有关。为什么，我其实认为我是很没有什么气节的人，但是为什么会为那些东西感动？

就是一说，我估计跟金庸写武侠小说（一样），他们都说香港人，越没什么越弄什么，就是喜欢这种英雄本色。

丁学良：那个西方人家讲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时候，我遇到很多的人，觉得你们中国三千年的知识分子，他们最佩服的是司马迁，不是所有的西方人。

窦文涛：司马迁。

丁学良：我这种人在西方的学者中，非常普遍。

梅毅：阉了以后还。

阎焰：宫刑以后来做这个文章。

丁学良：真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最高境界。

梅毅：不屈不挠，薪火相传。

丁学良：什么耻辱都能承受，司马迁当时写《史记》的时候所留下的那些标准，按照近代观点，不是今天的观点，都是做历史的最根本的基础。两千多年以前能到到这个境界，还了得？

窦文涛：您讲这个。

丁学良：你就想想如果没有司马迁，要不是《史记》的话，你说我们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吗？

窦文涛：咱那几个故事都没法讲。

阎焰：没法讲。

丁学良：我们的故事。

阎焰：对，没法讲。

梅毅：不，还有一个，你刚才说咱们都被气节都感动。，如说皇太极当时他就有疑问，他经常把明朝的诗人抓起来，你想他就从后金到清有一个过程。

阎焰：洪承畴那些都是。

梅毅：扣个十几年二十几年，这个人还是穿明朝的衣服， 他就问他手下的范文程，他说很奇怪，为什么好多明朝的将军，勃勃武夫，本来是最应该血性男子的，一见我面就跪下了。

阎焰：就是因为文人最厉害。

梅毅：为什么这些文人，你仔细看看，尤其是那个宋也好、明也好，真正铮铮铁骨的，都是一些文人：夏完淳、张煌言、包括袁督师，这都是文人。

阎焰：真是文人厉害。

梅毅：你甭看袁督师，他也是文人。

阎焰：文人。

梅毅：为什么这些人，他就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，连拿把刀都拿不起来，但是这宁死不屈？包括方孝孺，“你株我十族又奈何”，为什么这些文人他又不怕疼？后来文程就跟他说，这个老汉奸他也是汉族啊，他就是这帮人读孔孟之书。儒家的思想，咱们抛除它的糟粕不说，其中的正能量的东西太多了。

丁学良：这个就跟苏格拉底一样，他讲的是他信的，他做的，他敢做的。

阎焰：对，他敢做的，我敢做。

丁学良：他活着或他死去，都是一样的，这个境界可不得了。

窦文涛：咱们今天世俗人想起来觉得不可思议，就是：你当真了？

阎焰：但当年这些文人是真的当真了，他我的信仰、我的喜好，我所读的孔孟之书就在他的骨子里面，沉浸到他所有面对的事情，那个我们知道诛九族就够狠了，为什么灭十族，那就是真的气得是没有办法了，但是他真的有这个胆量，你灭我十族我都不在意，我就愿意做这个事情，这就是我信的，我敢承担的。

窦文涛：但是这个后来呢，发展到就明朝听说是，我这个历史知识很肤浅，听说是这个他发展到，有时候发展的另一个极端，就是你看明朝的时候不是有很多年，皇帝就不见大臣了。

阎焰：对，不上朝的。

窦文涛：就是因为这些个大臣就是求死，我就是跟你。

梅毅：求名，以死求名，包括海瑞。

窦文涛：对，海瑞。就你杀了我吧，我就给你提意见你杀了我，弄得皇帝这个君臣关系极其没法弄，国家也很难运转。

丁学良：四个老男人讲到现在有一点是非常不象话，我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，我要抗争。你们讲到中国几千年历史上这些伟大的人，就是叫古风犹存的这些人，我们到现在我怎么没讲一个女士。

阎焰：没来得及讲。

丁学良：中国历史上的女士也伟大得很。

阎焰：有厉害的。

窦文涛：我有我偶像。

丁学良：我强烈抗议。

阎焰：对，有厉害的。

窦文涛：我可以给您，我有我偶像，而且我也真的是去过她的坟，你不是去过文天祥吗。

丁学良：梁红玉。

窦文涛；不是，就是柳如是。我跟你说，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，非常有意思，就像你讲的中国的孔孟之道，她啊，你看这个文化这个化，它能化人，它不但能化男人，它一样能化女人。

你知道这个柳如是，按说是金陵的名妓，一个风尘女子，可是她也是读孔孟之书长大。你看她嫁给谁，钱谦益就是这个大学问家，但是我们知道，钱谦益最后降了清。

当时不是有这个记载，柳如是就逼着钱谦益，你得自杀，你得投水去，你不能投降清朝，结果钱谦益，（觉得）这水太凉，（没自杀），最后还是降了清。

梅毅：还有《桃花扇》里的那个李香君，不都比侯方域要有气节吗，这不都一样嘛，都有气节。

窦文涛：没错，这就像是你说的，哪怕是所谓一个女流之辈，她读了这些圣贤书，就是说这些东西化人真厉害。你说今天的人读口不对心，咱就看看，深受启发，但是真到事上，还是自私自利，可是你说她古人…

阎焰：你说的还是大义。

梅毅：但是文涛，有些事这样，实际上你看宋朝那些英雄所处的年代，明朝所处的年代，它亡国的时候，那些人都是养尊处优几十年，只是你那国家没到了那个地步。

窦文涛：实际上我估计，他中国的这种实际上这种孔孟之道的教育，培养出来的是一种士大夫，所谓士大夫的风骨气节，你看我还有一个喜欢的人，这大家都不反对，就是孔子，对吧。

孔子讲，我觉得孔子其实很现实，他就说这个庶民，在当时其实有一种你像这些壮士，很多像文天祥，这都是士大夫，像你说的某些知识分子，某些文人，他实际就孔子认为呢就是说这个叫说“刑不上大夫，礼不下庶人”。

他为什么呢，其实我觉得他不是不近人情的，他说普通老百姓，我们对他们没有那么高的要求，不要求你殉国，你过你的小日子。但是，你受了君子的教育，读圣贤书的人，所以其实你像项羽，他也是贵族出身。

阎焰：绝对是。

窦文涛：他们应该是有某种（贵族精神）的。

阎焰：楚国贵族。

窦文涛：对，所以你看一直咱们后来讲到英国贵族，你看二战的时候，英国贵族死的最多，你也得冲在前头，他其实是这种，他也有他的英国的古风，就贵族。

梅毅：而且真正春秋战国时候，打仗的，你不要以为都是自由民，都是必须有自由民身份的人才能打仗，才能置办得起那些盔甲，不是一般老百姓田园里就能打的。

丁学良：日本传统中所谓的武士道都是来自于中国古代。

阎焰：武士阶层，它有武士阶层。

丁学良：贫民庶民是不能够佩剑的，佩剑是士大夫。

阎焰：对，武士阶层，特定阶层。

丁学良：所以日本一直到了明治维新的时候，都还有一个规矩，武士宁可死，你不能失去你的刀，失去你的刀，你的气节、你的名位、你的身份、你的尊严、你的理想。

梅毅：那是那是。

阎焰：人在刀在嘛。

丁学良：什么都没了。

梅毅：但是孔子还有一个最大的作用，就像是你刚才一个是另一方面的，另一方面是什么，他对平民的教育，说的是“有教无类”。他有三千弟子，七十二贤人。这些人都是平等的，这里面又有贵族，又有士，又有底层的人，他这一点是在当时的社会来讲非常伟大。当时的社会，只有那些贵族，才能接受教育。

阎焰：你说这属于多元性教化。

梅毅：他这一下是把这个有教无类，一下把这教育真正普及到了。

丁学良：我们在美国念书的时候，那些研究比较文化史的洋人，就把孔夫子的“有教无类”，称之为是古典世界最伟大的教育社会主义。

阎焰：对对对，确实是不得了。

丁学良：这个话一点都不夸张。

阎焰：绝对不夸张。

窦文涛：而且你们两位就讲得太好了，我就觉得要不说温故而知新，我发现也是听老师们讲，他说你看今天的社会，所谓的精英和草根，或者说屌丝吧，互相敌对。现在“精英”成了个坏词，说谁精英就是骂人，“你才精英呢”，这里边反映好像某些知识分子也是被很多老百姓反感。

阎焰：鄙视、反感。

窦文涛：所以我那天偶然听一个老师讲，我觉得实际上孔子解决了这个问题，他是什么呢，就像你刚才讲的“有教无类”，其实咱今天，咱就通大白话这么讲吧，就是说你为什么不是精英呢？人人都是精英。

孔子讲大略相似于孔子说的君子，君子咱们就大略理解成今天说的这个精英，你看孔子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君子，但是你需要学习，你需要学习对吧？

学而优优则仕，就是说你通过学习，人人都可以成为精英，就是草根和精英之间不是泾渭分明、不是两个阶级，不是，但是你一个草根你没有经过学习，你没有这种人格修养，你也不要盲目的去敌视那些个有修养的人，因为你同样也可以通过学习达到它，这是一个人格修养的一个道路。

丁学良：孔老夫子还讲过另外一句话，跟刚才跟你讲的那句话要匹配起来，像一幅对联一样，他说“不教而诛”是不对的，意思就是说你要杀人，他不管犯了多少罪，你杀他是不对的，因为什么呢，你当时为什么不教他，你为什么不让他做个正派的人，。他的失败是长辈是老师的失败，是父母的失败，是官员的失败，这个思想多伟大。

窦文涛：对 ，其实这就隐含着一个想法，所谓的精英不是血统，不是什么特权。任何一个平民都可以成为精英，你为什么不是精英，你也可以，谁都可以。

丁学良：我们讲文化文化，你刚才不是讲“化”那个字吗，我越是读那些经典，越是感觉到这个“化”字，实际上都连着你刚才说的这个意思。就是所有的人生而平等，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性成为君子，成为文化人。

窦文涛：谁都有机会。

丁学良：关键问题是什么，关键问题是学习，是教育。

阎焰：学习是核心。

丁学良：而且这个学习和教育，不能够因为你家庭贫穷而剥夺你的机会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只有在这种文化之下被培育教育出来的人，他们形成的这个整体就叫做什么，叫华夏。

窦文涛：而且呢。

丁学良：为什么叫华夏？就是你的文化教育水平达到了全天下最精彩、精致的程度，我们以前讲华夏华夏是这个意思，华夏不是血统的意思，我这不是开玩笑，这是我到国外。

梅毅：我觉得丁老师说我特赞同的，特别是刚才提到汉服，一说好像有些这个主流的官方，好像那意思他这个，什么大汉族沙文主义，或者是什么这些，包括前一阵兴的什么唐装，那哪儿是唐装，那是满服。

阎焰：对，那真不是唐装。

梅毅：那这个汉服这个东西，衣冠来讲非常重要，还有一个汉民族，它只是一个文化民族，是最高的一层次了，它不是血缘民族，更不是部落民族，而且它又是比政治民族更高的，它是文化民族，咱真的要查DNA，我告诉你，尤其咱俩在这个燕赵之地，咱们绝对不是纯种的汉族。

阎焰：肯定不纯种。

窦文涛：没有什么纯种的。

梅毅：哪有纯种，纯种的就是在福建广东

丁学良：不可能。

窦文涛：连那个都不纯。

梅毅：有可能那个相对来讲，相对比我们纯一点点。

阎焰：比我们纯一点点，我们肯定不纯的。

丁学良：你像我说这个，我就读这个越来越古的东西，我为什么很崇拜那些古的观念，就是中国最早的古的观念中间，从来没有以血统来分人的高低，无论是个人，还是民族跟民族之间，这多伟大的事情。

梅毅：它可以以“以夏变夷”。

阎焰：夷夏之证。

梅毅：孔子那阵老说。

丁学良：它所有的东西都集中在一点，你有没有受过很好的文化伦理的熏陶。

窦文涛：对对对。

丁学良：你只要受到很好的文化伦理的熏陶，种族、肤色、地域就都没有影响，这个思想到21世纪都是最伟大的观念。

阎焰：这个是中国人在根子上的伟大，绝对是最伟大的观念。

梅毅：一带一路也是这个观念。

窦文涛：对，而且它整个学习是养成人格的一个由低到高的（过程），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达到最高的（境界），一般人、大多数人未必达得到，但是他也做出榜样给你看，就是我这套文化养育出来的人，有榜样、有证据，有文天祥、有岳飞、有张自忠。

丁学良：是可能的，对，任何人都是可能做到的。

窦文涛：你看看这种文化最后养成这样一种理想人格。

阎焰：这就是巨大的正能量。

窦文涛：这是一个文明系统。

丁学良：这个最早的时候，我们讲为什么汉族，我说我愿生汉唐，我为什么愿生汉唐呢，我这事在国内的时候，我还没出国留学之前，我这个概念还没有这种很清楚的这种概念，越是在国外呆的时间长，越是看得东西多了以后，你这个叫什么，楚河汉界这个东西你变得越来越明白。

我以前老想，汉，你是个汉子，就说明你这个人很厉害，对，你是一条好汉，那么为什么这个汉呢，它是因为来自于汉朝，因为汉朝才把中国土地上最多的人口共同信奉的文化教育的问题，这个秩序，我们讲文化伦理秩序建立起来了。

但是我想汉朝的时候，难道就对事情想的这么简单化吗？也不，你是懒汉。

梅毅：汉朝建立了天下的概念。

丁学良：你是懒汉，对，你是流浪汉，你明白。

窦文涛：就是你是汉人当中表现不太好的那个部分。

梅毅：这个汉族这个，有专门的那个，赵瓯北写过那个《廿四史札记》里专门的研究最早是，最早它是一个诬称，是这个北周的武帝，这个合污汉子给什么什么，因为那阵他是鲜卑，是作为那个什么，到后来慢慢就变成汉人的那个，它有一个就是这个有一个流脉。

窦文涛：所以咱们今天，咱们至少是。

丁学良：四个汉字。

窦文涛：语言上的四个汉字，就是别当行动上的四个矮子，来来…谢谢！谢谢！

丁学良：四个懒汉，四个笨汉，四个老汉，四个蠢汉

窦文涛：四个口头汉。

END